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三

高郵王引之

尚書上五十五條

光被四表　平章百姓　宅南交　湯湯洪水方割

以孝烝烝　百揆時敘　嗣　正月上日　如五器

卒乃復　惟刑之卹哉　柔遠能邇　教胄子　咨女

二十有二人　彊而義　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　女

爲　在治忽　萬邦黎獻　股肱喜哉　九河旣道

嵎夷旣略　厥篚玄纁璣組　蔡蒙旅平　威侮五行

　誓字古文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茲猶不常甯

由乃在位　相時憸民　自作弗靖　無弱孤有幼

明聽朕言　各設中于乃心　暫遇姦宄　無遺育

用宏茲賁　沈酗于酒　今爾無指告　亢才　昏棄

聰作謀　凡厥正人　于其無好德　乃命卜筮曰

雨曰霽　子孫其逢　予仁若考　敷佑　啟籥見書

天大雷電以風　三監　裁不忘大功　予不敢不

極卒甯王圖事　厥考翼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熲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

桄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桄同古曠反橫充也卽爾雅桄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桄

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台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本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賄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嫌公卿上

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桄充也孫炎本桄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

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

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

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

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

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

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

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

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

致於龜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

之恩流荒外兮奬毅復埶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

神曰與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
恩沈子琚緜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
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
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
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
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
燿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宇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
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

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𠂔與不相似亏部曰古文平作𠂔孔氏襲古文誤以𠂔為平訓為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𠂔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尚書平作番不以為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釆古文平不以為尚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𠂔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為辯治可也必謂古文𠂔字之誤則指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苹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抨使也與苹同洛誥平來以圖羣經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伻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苹傳訓為遣使則苹與平同馬本作

苹。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平字。不得加艸。艸作苹矣。自古豈有從艸平聲之字乎。說文古文平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豊部𧯛字則引虞書曰平𧯛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苹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眞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辯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

東作仲夏辨秩南訛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尚書而但言據書傳者鄭注尚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平然則古本無作平者矣如古本作平則鄭當曰平古辯字或曰平辯別也如合詁經之體不應翦滅古字而徑改為辯也又馬鄭之本往

往不同。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俎。俎，厄也。禹貢沿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讐斂，釋文，徐曰，讐，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金縢丕子之責，釋文丕，普悲反，馬同，鄭音不。作辯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和也。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真部。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堅辯為韻，博澤為韻。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真部也。

陳琳車渠椀賦。為用便令亦與珍民為韻眞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象彖傳屢以為韻。見顧氏甯人易音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為韻。尤其明證也。又平與釆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文辯皆作徧。說文釆字注曰。讀若𠂹武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卽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卽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此平與便亦釆字之譌。非是。

通之證也廣雅曰蕥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蕥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卽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埶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與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卽均平字地官質師職曰辯其物而均平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

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釆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釆也。至洪範王道平釆。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釆。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道有蕩魯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

的考之說文𨂂字讀若苹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為

韵蹁偏皆以扁為聲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

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

辯其為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説羽獵曰涉漭漭馳苹

苹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苹苹爲草貌失之苹苹與

平平同猶平秩之平爲本作苹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

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戴文志

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

字明甚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釆釆始踵惠氏

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以上索隱文。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並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

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南下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文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經曰禋于六宗與大傳異在治曶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書脫去曰大二字耳(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幽都山名(見爾雅)大交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阯之地堯

命羲叔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為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降當為際、說見墨子。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阯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

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曰。方。皆讀爲旁。旁之言

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為徧也。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為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前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

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皆失之

以孝烝烝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為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為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為句。以孝烝烝為句。乂不格姦為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

蒸。蒸與烝通。嘗酒天子孝傳賢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閒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燿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朕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

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后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雝雝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埶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大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

成其名曹植鼙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烝烝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

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時詩聲相近故詩亦訓爲承。特牲饋食禮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內則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傳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

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獨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伻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氏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曰：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觧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

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甯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

字書以爲古飴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

之類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

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

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

日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

以朔日師泰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郜毛父

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𢓊敦曰惟元

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郝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

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𣪘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

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

寅。王各大室。各並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旁戾。謂歲首受賀也。稱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

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

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贄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爲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爲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爲如如亦可訓爲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

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因五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牢客之籩豆鉶壺筥䉛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與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爲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社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

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

恤我恤。與卹通說文引作誐以謐我卹謐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謐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謐愼也愼謐密靜也。密與謐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謐是靜與愼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愼密而不出。儒行曰愼靜而上寬

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速之即康誥所謂愼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愼也愼即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同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愼也愼祀即召誥雒誥所謂毖祀也爾雅毖愼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愼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

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勿憂解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

鄭箋曰能猶侞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侞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也象傳安建侯而不寧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侞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詰曰求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

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二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其民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人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邵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胄子。）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教胄子。史
記五帝紀作教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
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恐育鞫。鄭箋解
昔育曰。育稚也。（稚與穉同）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
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見鴟鴞釋文）豳風鴟鴞篇鬻子
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
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
堯典之育子。即豳風之鬻子。亦即康誥所謂兄亦不念
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
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

樂謂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卽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敎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爲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大司樂釋文育音胄邶風谷風篇旣生旣育與慉讎售鞠覆毒爲韻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大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訓胄爲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敎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敎胄二字連讀而訓爲敎長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敎穉子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

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冑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冑子二字連讀然訓為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冑長句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冑長也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冑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冑上有子字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育長也教長猶言教

育。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矣而史記之教穉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

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以為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篇正義引之講案馬不數稷契臯陶豈有稷契臯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為四人十二牧為十二人禹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為九人殳斨伯與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鄭以殳斨為一人朱虎熊羆為二人失之矣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殳斨為二人伯與為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臯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為一

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無咨四岳之文故异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亦咨四岳而稱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為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二人故遂日覲見之若以四岳為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為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為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為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

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矣既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

彊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誼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誼皆作義則衞包所改也

臯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癉惡皇侃疏義善也字通作儀說文義己

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孫氏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烝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
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
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韋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
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
末檐與搖同今本誤作檐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
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
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
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
用矣於時衆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行也昏
墊而今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也烝民

乃立非專指粺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烝民乃米爲不饑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同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土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

女爲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猶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

醫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精神篇趣舍滑心高誘注並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益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讀書雜志漢書下）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

文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又曰䜩從言義聲讞議辠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儀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軌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旄倪之倪

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臯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勮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廞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灉沮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蘊塞故通利之

嵎夷既略

嵎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嵎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閒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檿絲厥篚元纖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纖纊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纖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

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並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名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息爲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息。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繚璣綦十二。

孔注云元纁謂以黑組紐之璣玉名爲誤文曰馬注組文也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槃組之所用不獨紐璧而已不當專取紐璧爲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況古音璣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璣爲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上脫璣字也

蔡蒙旅平　荊岐既旅　九山刊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荊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栞旅今本栞作刊乃衞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爲祭名則旅平二字栞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荊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

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荊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栞旅者栞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栞通言九州名山皆已栞除成道也九山栞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荊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爲蔑威之爲蔑猶滅之爲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與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爲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

侮五行。亦滅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斱集韻同汗簡作𣂑古文四聲韻作斱又曰斱同上。又重刻斱斱斱斱四形。云之籀韻玉篇廣韻作斱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斱引之蘧篆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𣃔𣃔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斦斷也從斤𣃔艸籀文作𣃔從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艸在仌中。則其字亦可作𣃔上中似止下仌似缶故譌為斱又譌為斱斱為斱為斱為斷也其七經孟子

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斷則斷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誓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為哲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

我商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𠩄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生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

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斆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其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

括其爲善政隱括與檃栝同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楊倞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憸民

憸說文引作思彖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人陳禹謨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思之譌也蓋唐初馬鄭古本尚有作思字者故書鈔剌取相時思民四字思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

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冢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言自作不典。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竫。又通作靚。小雅小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竫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竫公。左氏穀梁竝作靖。逸周書謚法篇柔德考衆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竫。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侮成二字相連。足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

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不侮老人皆後人所改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僞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愚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

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沖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幽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郵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沖

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女乃是不蘉之蘉同音。故蘉亦訓為勉。蘉明孟古並同聲。後人咸知蘉孟之為勉。而不知明之為勉。故解經多失

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天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其說尤謬。暫遇宄。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經自不吉不迪。下與我乃劓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

凡言寇賊姦宄異與草竊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爲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三宅無義民下。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它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倞注訓漸爲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爲進，又訓爲浸，皆失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爲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暱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

原道篇曰偶睽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全帷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睽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愚亦卽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繆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言當劓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竝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允也無遺育即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爲截鼻之名又爲斬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

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斷割之通稱傳訓劓爲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旣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兹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兹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湎猶淫湎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去也楊雄

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
作沈酗作沈湎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
辛湛湎易林責之乾帝辛沈湎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
湎于酒湛與沈同沔與湎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湎毀常
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為禹有淫湎之意楊雄光祿
勳箴曰昔在夏殷桀紂淫湎淫湎即沈湎史記樂書流
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即淫佚故淮南要略康梁沈湎
高注曰沈湎淫酒也漢石經毋劮篇毋淫于酒是也沈
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為湛考工記慌氏淫之以
屬杜子春曰淫當為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昔者瓠巴鼓
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

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惟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溢。湛溢卽淫溢。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予顛隮爲一句。說文躋字注曰。商書曰予顛躋。是以予顛躋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躋。裴駰亦以告字絕句。予顛躋自爲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無念。念也。古多以無爲語辭。詳見釋辭。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衆。其爲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是乎致武。指字或作厎。襄九年

左傳曰。無所厎告。是也。爾雅曰。厎。致也。周頌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予顛隮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隮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隮。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亢相似。故允譌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即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

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韵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曆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淮南要略。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即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碑。維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鄷保篇曰。王曰、允哉犬。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犬。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

謹案昬蔑也讀曰泯昬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昬為亂失之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

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乂明與晢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韵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廣韵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

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曰治理三字與下字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即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聽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

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

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茲乃允惟王正事

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下皆謂爲卿大夫者傳解爲正直之人失之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正長也爲長之人周官大宰所謂建其長建其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詳見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官之吏案正長也在外爲長之官也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案正長也庶士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傳曰小大衆正官之人案正長也或小或大衆爲長之人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傳曰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案正長也推爲長之人

是治此眾獄眾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得之。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語以爲大政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案政人。即正人。謂爲長之人。大而司寇。小而士師。皆執法議罪者。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建立長官也。篇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是乂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爲政治之政。失之矣。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言國家建立長官。毋或用憸人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憸人也。傳曰立政之臣。正義曰。立其善政。皆失之。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義曰。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

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謂康叔爲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職也。爾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劼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相承。傳謂況汝身事。失之。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事。猶任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注呂氏春秋誠廉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自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

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正義曰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薛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政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羣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政事即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正長謂建諸侯釋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爲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

巳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爲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爲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卽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

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后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圉曰雺今本作曰蒙曰驛非[illegible]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圉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入也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雺蒙闇也圉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圉而釋之曰圉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兆之體氣如之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圉與雺之義雖不

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不與否同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是曰雨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

解命卜筮之義而曰再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説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説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韵正協吉字别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説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葢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韵。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予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猶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舜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

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案書者古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蓍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

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笘廣雅曰籥笘觚也是籥為觚屬也段氏說文𨷲字注以此籥為關下牡案說文𨷲關下牡也關以木横持門戶也是關𨷲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𨷲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𨷲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為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

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即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筴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豳風伐柯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

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

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删。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豳風鴟鴞傳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開春論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淮南氾論篇周公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一

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

蔡族篇

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要略篇

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也

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

竝云管叔蔡叔傅相武庚

是也或以爲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淩俾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宇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爲三叔囚霍叔爲囚蔡叔則爲東晉古文尚書所藏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

弃管叔經而卒因商子刑賞篇省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于郭凌也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部多放蔡叔三下有並字見也武庚及二叔指有監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

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爲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爲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竝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爲三監則自康成始爲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爲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

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盡敘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者乎偽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蔡蔡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詩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

疏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亾同亾忘古字通說見後易維其亾下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失在王家也傳皆以忘爲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

訓極爲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貲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謂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

基業乎。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　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子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闌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